

浪迹三谈

---

浪迹三谈  
清·梁章钜

●卷一

◎观弈轩杂录

戏彩亭之右，老桂之阴，有精室一间，余口观弈其中，即额为观弈轩。恭儿善弈，偶于公余之暇，偕朋辈为之，凡遇弈者，多被饶子，余问以弈之原始及弈之故实，则皆曰不能举，因取古今弈事，杂录数十则以示之，行篋无书，不能备也，然大略则已具于此矣。昔《论语》举博弈以譬用心，《孟子》言弈小数，亦必专心致志，弈与学将毋同，窃愿为学弈者发其蒙，并为举弈者进一解焉。道光己酉暮春之月，福州七十五叟退庵老人书于东甌郡斋。

张华《博物志》云：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，或云舜以子商均愚，故作围棋以教之，其法非智不能也。”按皮日休《原弈》云：“不害则败，不诈则亡，不争则失，不伪则乱，是弈之必然也，虽弈秘再出，必用吾意焉。夫尧之仁义礼智，岂能以害诈之心、争伪之道教其子哉！弈之始作，必起自战国纵横者流，岂自尧、舜哉！”

《抱朴子》云：“棋子无比者谓之棋圣，故严子卿、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。”

《新论·专学篇》云：“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，当弈之时，有吹笙过者，倾心听之，将围未围之际，问以弈道，则不知也。”

---

《通玄集》云：“围棋两无胜败曰[1234]。”按[1234]有绵、免二音，《说文》：“[1234]，相当也。”今人赌物相抵谓之[1234]，俗言谓之和。

刘义庆《世说》云：“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，支公以围棋为手谈。”按王中郎者，王坦之也。在哀制中，客来，即用方幅为会戏，故曰坐隐。支公者，支遁也。又《群仙传》云：“王积薪夜宿村店，闻隔壁围棋，及明视之，则无棋局，问之，乃手谈也。”又按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围棋有手谈、坐隐之目，颇为雅戏，但令人耽愤，废丧实多，不可常也。”则知此语由来尚矣。

《世说》又云：“王导尝与其子悦围棋争道，笑曰：‘相与有瓜葛，亦得尔耶？’”

胡应麟《笔丛》云：“今围棋十九道，纵横三百六十一路，子亦如之。宋世同此。然汉制十七道，唐局或十八道，不可不知也。”按韦曜《博弈论》云：“枯棋三日。”李善注引邯郸淳《艺经》云：“棋局纵横各十七道，合二百八十九道，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。”沈存中《笔谈》云：“弈棋古用十七道，与后世法不同，今世棋局各十九道，未详何人所加。”钱竹汀先生云：“尝见宋李逸民《忘忧清乐集》棋谱，首载孙策赐吕范、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，皆十九道，疑是后人假托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四，载晋蔡洪《围棋赋》云：‘算涂授卒，三百惟群。’是晋

---

时犹未加也。”又按柳子厚《柳州山水记》：有仙弈山，始登者得石枰于上，黑肌而赤脉，十有八道，可弈云云。是即胡应麟唐局或十八道之说所由来，或棋局稍有不同，不可为典据也。

《晋书谢安传》云：“苻坚人寇，京师震恐，加谢安征讨大都督，安夷然无惧色，遂命驾出别墅，亲朋毕集，方与玄围棋赌别墅。安棋常劣于玄，是口玄惧，便为敌手而又不胜，安遂顾其甥羊昙曰：‘以墅乞汝。’遂游涉，至夜乃还，指授将帅，各当其任。既而兄子玄等破苻坚，有驿书至，安方对客围棋，看书竟，便摄于床下，了无喜色，棋如故，客问之，曰：‘小儿辈已破贼。’既而还内，过户限，心喜甚，不觉屐齿之折，其矫情镇物如此。”

又阮简传云：“阮简为开封令，有劫贼，外白甚严，简方围棋长啸，吏曰：‘劫急。’简曰：‘局上劫亦甚急。’”

（按，《晋书》无阮简传，此事见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二渠水注引《陈留志》，盖作者误记。）按此实不可为训，不得以谢安石藉口也。又《祖逖传》云：“逖兄祖纳好弈棋，王隐谓之曰：‘禹惜寸阴，不闻弈棋。’纳曰：‘聊以忘忧耳。’”

《齐书王谌传》云：“明帝好围棋，置围棋州邑，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，谌与太子右率沈勃、尚书水部郎庾珪之、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，朝请褚思

庄、傅楚之为清定访问。”

《齐书萧惠基》传云：“当时能棋人，琅邪王抗第一品，吴郡褚思庄、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。赤松思速，善于大行，思庄思迟，巧于斗棋。宋文帝世，羊玄保为会稽太守，帝遣思庄入东，与玄保戏，因制局图，还于帝覆之。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，自食时至日暮，一局未竟。上倦，遣还省，至五更方决。抗睡于局后，思庄达晓不寐。世或云，思庄所以品第致高，缘其用思深久，人不能对也。”

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云：“粲观人围棋，局坏，粲为覆之，棋者不信，以巾巴盖局，使更以他局为之，用相比较，不误一道，其强记默识如此。”按《北齐书·河南王孝瑜传》亦言覆棋不失一道，似当时有能覆局者，便已惊之若神，而今人之稍工弈者，类能覆局，不足为异。良由后世弈诣高于前代，况古棋纵横十七道，今棋纵横十九道，则古易而今难，今人之能覆局，似亦较王粲、孝瑜为精也。

《三国志·费祎传》云：“延熙七年，魏军次于兴势，假祎节，率众往御之。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，求共围棋，于时羽檄交驰，人马擐甲，严驾已讫，祎与敏留意对戏，色无厌倦。敏曰：‘向聊观试君耳，君信可人，必能办贼者也。’祎至，敌遂退。”

---

---

《南史·齐武陵王晔传》云：“晔常破荻为片，纵横以为棋局，指点形胜，遂至名品。尝于武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，子良大北。及退，豫章文献王曰：‘汝与司徒手谈，当小推让。’答曰：‘晔立身以来，未尝一日妄语。’”

又《羊玄保传》云：“玄保为黄门侍郎，善弈，宋文帝亦好弈，一日帝召，玄保曰：‘今日上何召我？’其子戎曰：‘金沟清泚，铜池摇飏，既佳风景，当得剧棋。’”

《宋书·徐羨之传》云：“羨之颇工弈棋，观戏常若未解，当世倍以此推之。”

《宋书·羊玄保传》云：“玄保入为黄门侍郎。善弈棋，棋品第三。太祖与赌郡，戏胜，以补宣城太守。”

王志坚《表异录》云：“宋明帝好围棋，而诣甚拙。与第一品王抗围棋，依品赌戏，抗饶借帝，曰：‘皇帝飞棋，臣抗不能。’帝终不觉也。”

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云：“上与亲王棋，贵妃立于局前观之，上数子将输，贵妃放康国獠子于坐侧，獠子乃上局，局子乱，上大悦。”

《酉阳杂俎》又云：“僧一行本不解弈，因会燕公宅，观王积薪棋一局，遂与之敌，笑谓燕公曰：‘此但争先耳，若念贫道四句承除语，则人人为国手。’”

《续酉阳杂俎》云：“北宋雅禅师建兰若于东都龙门，庭中桐始花，有异蜂声如人吟咏，视之具体人也。网获

其一，置纱笼中，忽数人翔集，若相慰抚，云：‘叱叱，予与青桐君弈，胜，获琅玕纸十幅，君出，可为礼。’禅师举笼放之。”

薛用弱《集异记》云：“玄宗南狩，百司奔赴行在，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。蜀道隘狭，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，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，积薪栖无所入，因沿溪深处，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。但有妇姑，止给水火，才暝，妇姑皆阖户而休。积薪栖于檐下，夜阑不寐，忽闻堂内姑谓妇曰：‘良宵无以适兴，与子围棋一赌可乎？’妇曰：‘诺。’积薪私心奇之，堂内素无灯烛，又妇姑各处东西室，积薪乃附耳门扉，俄闻妇曰：‘起东五南九置子矣。’姑应曰：‘东五南十二置子矣。’妇又曰：‘起西八南十置子矣。’姑又应曰：‘西九南十置子矣。’每置一子，皆良久思维，夜将尽四更，积薪一一密记其下，止三十六。忽闻姑曰：‘子已败矣，吾止胜九枰耳。’妇亦甘焉。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，孤姥曰：‘尔可率己之意，而按局置子焉。’积薪即出囊中局，尽平生之秘妙而布置（《集异记》作“子”），未及十数，孤姥顾谓妇曰：‘是子可教以常势耳。’妇乃指示攻守杀夺、救应防拒之法，其意甚略，积薪即更求其说，孤姥笑曰：‘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。’积薪虔谢而别，行十数步，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闾矣。自是积薪之艺，绝无其伦，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

---

势，罄竭心力，较其九枰之胜，终不得也。因名邓艾开蜀势，至今围棋有焉，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。”

《棋天洞览》云：“上积薪每出游，必携围棋短具，画纸为局，并棋子盛竹筒中，系于车辕马鬣间。道上虽遇匹夫，亦与对，胜则征饼饵牛酒。”

《棋决》云：“王积薪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，其艺顿精。”

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滑能善弈，忽有一小子，自云张青，与能对弈，思甚精敏，能异而诘之，曰：‘我非世人，天帝使我召公著棋耳。’能忽奄然。”

《北梦琐言》又云：“蜀简州刺史安重霸，黠货无厌，部民有油客于此，姓邓，能棋，力粗贍。安辄召与对敌，只令立侍，每落一子，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，俟我算路，然后进之，终日不过十数子而已。邓生倦立见饥，殆不可堪。次日又召，或有讽邓生曰：‘此侯好赂，本不为棋，何不献效而自求退？’邓牛然之，以金十锭获免，良可笑也。”

干宝《搜神记》云：“贾佩兰说在宫每以八月四日，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，胜者终年有福，负者终年疾病，取彩缕就北辰星求长命，乃免。”

葛洪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杜陵杜夫子善弈棋，为天下第一，人或讥其费日，夫子曰：‘精其理者，足以大裨圣

教。””

任防《述异记》云：“信安郡有石室山，晋时王质伐木，至，见童子数人棋而歌，质因听之，童子以一物与质含之，不觉饥。俄顷，童子谓曰：‘何不去？’质起视，斧柯烂尽，既归，无复时人。”按《松窗百说》云：“人间所以贵慕神仙者，以其快乐无恼，长生久视耳。今斯须便过百年，朝夕已经千载，不知自开辟以来，终得几局棋也？”

《幽怪录》云：“巴、邛人家橘园（原误为“围”），有大橘如三斗盎，剖开有二叟对弈，一叟曰：‘橘中之乐，不减商山，恨不能深根固蒂，为愚人摘下耳。’”

《唐书·李泌传》云：“帝召泌，初至，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，因使说试其能。说请赋方圆动静，泌逡巡曰：‘愿闻其说。’说因曰：‘方若棋局，圆若棋子，动若棋生，静若棋死。’泌即答曰：‘方若行义，圆若用智，动若骋才，静若得意。’说因贺帝得奇童，帝大悦曰：‘是子精神要大于身。’”

陶谷《清异录》云：“明皇因对宁王问：‘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？’王奏：‘臣凭托陛下圣神，庶或可取。’上喜，呼将方亭侯来，二宫人以玉界局进，遂与王对手。”

唐苏鹞《杜阳杂编》云：“大中中，日本国王子来朝，献宝器音乐，上设百戏珍馐以礼焉。王子善围棋，上敕

顾师言待诏为对手。王子出楸玉局、冷暖玉棋子，云本国之东三万里，有集真岛，岛上有凝霞台，台上有手谈池，池中生玉棋子，不由制度，自然黑白分焉，冬温夏冷，故谓之冷暖玉；又产如楸玉，状类楸木，琢之为棋局，光洁可鉴。及师言与之敌手，三十三下，胜负未决，师言惧辱君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指，则谓之镇神头，乃是解两征势也。王子瞪目缩臂，已伏不胜，回语鸿胪曰：‘待诏第几手耶？’鸿胪诡对曰：‘第三手也。’师言实第一国手矣。王子曰：‘愿见第一。’曰：‘王子胜第三，方得见第二，胜第二，方得见第一，今欲躁见第一，其可得乎？’王子掩局而吁曰：‘小国之一，不如大国之三，信矣！’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。”按今所传范西屏《桃花泉弈谱》，首局即九五镇神头，凡四十四变，大抵即顾师言遗诀也。

《郡阁雅谈》云：“唐廖凝十岁《咏棋诗》云：‘满汀沔不散，一局黑全输。’作者见之，云必垂名于后。”

《梨轩曼衍》云：“围棋初非人间之事，其始出于巴、邛之橘，周穆王之墓，继出于右室（当作石室），又见于商山仙家，养性乐道之具也。”

《白孔六帖》云：“取蛻龙牙一枚，临局自然机变百出，智慧自生。”按蛻龙牙从何处得之？聊广异闻可也。

《宋史·潘慎修传》云：“慎修善弈棋，太宗屡召对

弈，因作《弈说》（《宋史》作《棋说》）以献。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，而取舍为急。仁则能全，义则能守，礼则能变，智则能兼，信则能克。君子知斯五者，庶几可以言棋矣。因举十要以明其义，太宗览而称善。”

《宋史·吴越世家》云：“上遣中使赐钱做文楸棋局、水晶棋子，乃谕旨曰：‘朕机务之余，颇曾留意，以卿在假，便可用此以遣日。’”

宋马永卿《懒真子》云：“‘玉子纹楸一路饶，偏宜檐竹雨潇潇。羸形暗去春泉涌，猛势横来野火烧。守道还如周伏柱，麀兵不愧霍嫫姚。得年七十更万日，与子同于局上消。’右杜牧之《赠国手王逢》诗。或云此真赠国手诗也，棋贪必败，怯又无功，羸形暗去，则不贪也，猛势横来，则不怯也。周伏柱以喻不贪，霍嫫姚以喻不怯，故曰高棋诗也。牧之尝云，棋于贪勇之际，所得多矣。七十更万日者，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，若至七十，犹有万日也。”

姚宽《西溪丛语》云：“蔡州褒信县（“褒”字原为墨钉，今补）有棋师，闽秀才也，说尝遇一道人善棋，凡对局，率饶人，有诗云：‘烂柯真诀妙通神，一局曾经几度春。自出洞来无敌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’”

《四库全书简明录》云：“宋晏天章撰《玄玄棋经》一卷，凡十三篇，盖以弈通于兵，故仿《孙子》之篇数，

于弃取攻守之道，言简而理该，历代国手，无能出其范围。”。

刘仲达《鸿书》云：“围棋有十诀，一不得贪胜，二人界宜缓，三攻彼顾我，四弃子争先，五舍小就大，六逢危须弃；七慎勿轻速，八动须相应，九彼强自保，十势孤取和。”

邢居实《拊掌录》云：“叶涛好弈棋，王介甫作诗切责之，终不肯已。弈者多废事，不以贵贱，嗜之率皆失业，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，言其媚惑人如狐也。”

宋何蘧《春渚纪闻》云：“弈棋古谓之行棋，宋文帝使人赐王景文药，时景文方与客行棋，以函置局下，神色不变，且思行争劫。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，以其行道穷迫耳，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，不知何时改作著棋，著如著帽、著屐，皆训容也，不知于棋有何干涉耳。”

《春渚纪闻》又云：“棋待诏刘仲甫，初自江西人都，行次钱塘，舍于逆旅。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，即出市游，每至夜分，扣户而归，初不知为何等人也。一日，晨起，忽于邸前悬一帜，云江南棋客刘仲甫，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，云以此偿博负也。须臾，观者如堵，即传诸好事，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，且出银如其数，推一棋品最高者，与之对手。始下至五十余子，众视曰：‘势似北。’更行百余，其对手者亦韬

手自得，责其夸言，曰：‘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筹矣。’仲甫曰：‘未也。’更行二十余子，仲甫忽尽敛局子，观者合噪云：‘是欲将抵负耶？’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：仲甫，江南人，少好此技，忽似有解，因人推誉，致远国手，年来数为人相迫，欲荐补翰林祇应，而心念钱塘一都会，高人胜士精此者众，棋人谓之一关，仲甫之艺，若幸有一著之胜，则可前进。凡驻此旬日矣，日就棋会，观诸名手对弈，尽见品次矣，故敢出此标示，非狂僭也。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胜，而失应棋著，某日某局黑本有筹，而误于应劫，却致败局。凡如此覆十余局，观者皆已愕然，心奇之矣。即覆前局，既无差误，指谓众曰：‘此局以诸人视之，黑势赢筹，固自灼然，以仲甫观之，则有一要著，白复胜，不下十数路也。然仲甫不敢遽下，在席高品，幸精思之，若见此者，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，不敢复名棋也。’于是众棋极竭心思，务有致胜者，久之不著，已而请仲甫尽著，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，众愈不解，仲甫曰：‘此著二十著后方用也。’即就边角合局，果下二十余著，正遇此子，局势大变，及敛子排局，果胜十三路。众观于是始服其精至，尽以所对酒器与之，延款十数日，复厚敛以贻其行。至都，试补翰林祇应，擅名二十余年，无与敌者。”按刘仲甫有《棋诀》一卷，凡四篇，后附《论棋杂说》，则即晏天章《棋经》之末

篇，仲甫为之注耳。

钱希白《南部新书》曰：“李讷仆射性卞急，酷尚弈棋，每下子安详，极于宽缓。性躁怒作，家人辈密以弈具陈于前，讷睹便忻然改容，以取其子布算，忘其恚矣。”

《世说补》云：“苏养直隐京口，绍兴间，与徐师川同召，养直不起，师川造朝，时便道过养直，留饮甚欢。二公平日对弈，徐高于苏，是日养直拈一子笑曰：‘今日还须让老夫下此一著。’师川有愧色。”

《荆公诗话》云：“苏子瞻言太宗时，有贾元侍上棋，太宗饶元三子，元常输一路，太宗知其挟诈，谓曰：‘此局复输，当榜汝。’既而满局，不死不生。太宗曰：‘更围一局，胜当赐绯，不胜当投泥中。’既而局平，不胜不负。太宗曰：‘我饶汝子，是汝不胜。’命抱投之水，乃大呼曰：‘臣握中尚有一子。’太宗大笑，赐以绯衣。”

苏东坡《观棋诗》序云：“司空表圣有‘棋声花院闭’之句，吾尝独游五老峰，入白鹤观，松阴满地，不见一人，古松流水间，惟闻棋声，然后知此句之妙也。”

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云：“陆象山少年时，常坐临安市肆观棋，如是者累日。棋工曰：‘官人日日来看，必是高手，愿求教一局。’象山曰：‘未也，三日后却来。’乃买棋局一副，归而悬之空中，卧而仰视者两日，忽悟曰：‘此河图数也。’遂往与棋工对棋，工连负二局，乃起谢

---

曰：‘某是临安第一手棋，今官人之棋，饶得某先，天下无敌手矣。’”

蒋正子《山房随笔》云：“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，余屡北。有卖地仙丹者，国手也，余呼之至，给聂云：‘某有仆能棋，欲试数著，但不敢耳。’聂俾对枰，连败数局，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示聂云：‘可怜道士碧，不识地仙丹。’聂大笑曰：‘吾固疑其不凡。’”

范正敏《遁斋闲览》云：“荆公棋品本不高，每与人对局，未尝致思，随手疾应，觉其势将败，便敛局曰：‘本图适性忘虑，反至苦思劳神，不如其已。’”

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云：“著棋竭力，不过能进其所能，至于不可进，虽一著，终老不能加也。”

《山堂肆考》云：“林和靖每云：‘世间事皆能之，惟不能担粪与著棋耳。’”按此语殊过，围棋何可与担粪并论，不得以和靖而为之词。或亦自嫌其棋力之不高，故为此谰语以自解耳。今人目棋品低者谓之为臭，殆此语为之滥觞也。

胡应麟《甲乙剩言》云：“余年八龄，即喜对弈，时已从塾师授书，每于常课外，必先了竟，且语师曰：‘今皆弟子余力，请以事弈。’塾师初亦惩撻禁之，后不复能禁，且于书案下置局布算，天下遂无敌手。”

魏瑛《耕蓝杂录》云：“明太祖智勇天纵，于艺事无

所不通，惟于弈棋不耐思索，相传其与人对弈，无论棋品高低，必胜一子。盖每局必先著，辄先于枰之中间，孤著一子，此后黑东南，则白西北，黑右后，则白左前，无不遥遥相对，著著不差，至局终，则辄饶一子也。帝王自有真。非凡手所能拟议矣。”按此事余素不敢信，尝与友人按此法演之，二三十步外即隔阂不能通，友人亦好学深思者，终不得其故。或天亶聪明者，自优为之欤？

《耕蓝杂录》又云：“我朝弈师，以范西屏为最。范名建勋，海昌人，偶骑驴至扬州探亲，路过一棋局，入与对枰，连负两局，局中人责负钱，范曰：‘我身边适无钱，但有一驴可抵。’众诺之，即牵驴去，初不知其何许人也。越月余日，而范复至，连胜两局，众议价以钱，范曰：‘不须钱，即还我旧驴可矣。’盖范前度适欲舟行他往，无地寄驴，故借棋局喂养，至是则加茁壮矣，于是众始知其为范西屏也，相与爽然。”

《耕蓝杂录》又云：“吾福州乾隆间有薛翁师丹，素称国手，余弱冠即从之学弈，初饶九子，至十年，始进至饶两子，今又十年，不能再进半子也。尝私问其命名之义，翁曰：‘昔尧以围棋教丹朱，余岂敢言师尧，但窃愿师丹而已。’味翁之言，乃谦逊而实自负也。”按薛翁短小精悍，人甚蕴藉，与先王父天池公相友善，饶先王父弈，在先两之间。先王父对弈，必令余侍旁敛子，偶

私叩以弈事，翁曰：“足下若有志学弈，但务学士大夫之棋，不可学市井之棋。今后生小子，偶有一知半解，即自视甚高，一局未终，而鄙倍器陵，令人不可向迩，此即所谓市井之棋也。”先王父令余识之。又按余虽及见薛翁，而未尝一日对弈。至嘉庆间，始偷闲从弈师学弈，一为钟望高，一为林茂敬，皆足与薛翁抗手。钟以学力胜，林以天资胜，而薛则学力与天资并胜者也。此二人者，余视之皆高不可攀，其时与对手者，一为余同年郑成纶，一为云骑尉何文上，郑亦以学力胜，何亦以天资胜，虽视国手尚远，然在士大夫棋品中，亦可谓大雅不群者矣。此外有王登碧者，为福州府署皂役，人颇粗俗，貌亦[1234][1234]，惟与围棋，则甚觉温雅，故曼云兄颇重之，亦著有棋谱数十纸，为人所称。善饮酒，余尝与对弈，辄在鼾睡中，诘其故，则曰：“昨夜伺候本官坐堂，彻晓未睡耳。”昔宋李憨与人弈，皆昏睡，但随手应之，多出人意表，此人正类是，未尝得其一著之差也。余尝叩以弈决，曰：“士大夫之棋，自有根器，不可如我之下流，但须处处出人头地，不被人笼罩，即得之矣。”呜呼，此亦可谓隐于弈者矣！

方勺《泊宅编》云：“朱正夫致仕家居，杜门谢客。一日，晓容大师自京来谒，公欣然接之，二子行中、久中，秋试不利，皆在侍下，公强使冠带而出，容一见惊